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://www.gytoday.cn>在线投稿: <http://tg.gytoday.cn> 新闻热线: 84683100 刊头题字: 殷旭明

河里的动植物失去生命沉到河底变成腐殖质,成了河泥的一部分。河泥则是庄稼的主打肥料,把河底的泥取出来,就是罨泥或扒泥。

罨泥船一般在又宽又深的河面作业。那时有首好听的电影插曲:水乡三月,风光好,风车吱吱把臂摇,挑肥的担子连成串,罨泥的船儿水上漂……唱的就是里下河这一带积肥、运肥、施肥的繁忙景象。

我们插队这一带的河不宽水不深,取河泥不用罨子,而用扒钩子。铁制的扒泥钩子,底部用麻布兜着,扒泥钩套着竹篙筒。把扒泥钩顺船帮向远处一抛,沉到河底,竹篙别在船舷旁伸出的木棍下面,把向一边的力变为向下的力,男人用力拽着竹篙,船尾的女人用力撑船向前,使船保持平衡。男人一下一下挑起钩满河泥的扒钩,右手在上,左手在下,借着竹篙的弹力,奋力一下把扒钩拎出水面落进船舱,再就势用力往下一送,“哗啦”一声,河泥就落进船舱了。如此周而复始。满满一扒钩泥有好几十斤重,因此,扒泥是个重体力活。

船舱里的河泥满了,撑到指定地点,把河泥从船舱腾挪到田里去,这个过程有点费事。先找一适宜地点,在河坎利用地势挖出一个大坑,周围用土垒实,形成一个用来存泥的大土兜。用罨锹(像一把大勺子)把满船的河泥一下一下罨到土兜里,再从土兜罨上岸,让河泥顺着岸边挖出的沟槽淌到粪草塘或者田里去,这就是罨泥,又叫罨下兜。

罨泥是个脏活儿,有苦有累也有乐,特别适合早上起不来的我们这些知青。好长一段时间,这活儿被我们四个知青包了。

罨下兜,须等农民扒满一船泥,把泥罨到泥兜里,我们才有事做,这就可以迟个把小时下田了。一旦动起来,其实很苦。六条船,有时一溜边有几个泥下兜,我们一点都闲不下来。

两个人罨一个泥兜,对面站定,一个向左,一个朝右。一开始,我们找不到窍门。泥兜到岸上有将近两米高,双手操罨锹向下舀起有时稀有时厚的河泥,再向上扬起送出一米左右的高度,这是一个机械单调的过程,既要有点力气,还得有点巧劲儿。罨不好,那河泥便撞到泥兜旁边的墙上,四处飞溅。弹回的河泥打在脸上身上,溅到眼睛里、嘴巴里。于是,罨不了几下,我们一个个便都成了泥人,互相一看,不由哈哈大笑,除了眼睛骨碌碌地转动外,全身没有一处干净。新鲜的

罨泥

□ 汪泰

好不容易,我们掌握了一些技巧,就是用好惯性,尽量使全身动作协调,让河泥在罨锹里恰到好处地抛出去。河泥不撞墙了,溅到身上就不多了。即便如此,罨下兜的人身上是干净不了的。

活计又脏又累,动作机械单调,歌声便成了我们劳作的调剂品。你一支,我一支,我们在歌声中寻找劳动的乐趣。农民听了说,新农民罨下兜罨得快活起来了,还唱歌呢。

春夏秋冬,生产队的六条大木船似乎一有时间都在向河底索泥。

冬天的扒泥是最苦的活计。气温低,扒泥篙子上的水能结一层薄冰,手抓在上面,刺骨透心寒。农民的手上,布满了道道裂口和血痕。

我们几个新农民,虽是讨到了不起早的便宜,可土兜里的泥不罨完,不能收工回家,带晚就成了常事。

夏天的傍晚,野外的大蚊子叮咬在身上,又疼又痒,让人难受无比。老乡要我们用稻草腰子把腿缠满,使蚊虫无从下口。一试,还真行。身上呢,不好再用草缠了,干脆用泥把外露的臂膀抹上,就像牛打汪一样,也管用呢。只是我们回家更晚了。罨完下兜,我们在河里洗尽上下的泥巴,迎着月光,扛着罨锹回村,庄上的人们都已纳凉了,我们还得做饭洗澡洗衣服。

夏天以外,我们尽着一套衣服脏,晚上脱掉像壳一样的外层衣服,用手下劲揉几揉,使劲抖几抖。早上,再穿起发硬发挺的外衣上工。天冷了,头发不便常洗,我们找来报纸,折成帽子,戴上护着头发,一天一个式样,挺时髦。农民看了很羡慕:你们哪来这么多的报纸?

罨下兜的副产品是吃不了的螺蛳。泥罨上岸不一会儿,泥浆里的螺蛳便纷纷爬上泥岸。看着大大小小的螺蛳,我们趁空拾起,带回家,用水养着。待螺蛳爬几天,吐净了泥,便用老虎钳夹去尾巴,放点油盐酱,用锅焯了,是上好的下饭菜。要是再有点五香八角辣椒,便十全十美了。一顿饭,一桌的螺蛳壳。

这样的日子,我们过了好一阵,每天迟出晚归,罨下兜,扒米饭,嚼螺蛳……

多少年过去了,河泥不再当做肥料,罨泥终成为被遗忘的农活。现在,农村的孩子或许会问:罨泥是干什么的?

至成了家与故乡的象征。

老家大院也有一棵桃树。它的主干,有大碗口粗。每年它开花,我们就脱棉衣,知道春天来了。此时,院子红得鲜亮,香得醉人。花下,女孩子唱歌、跳舞,男孩子追逐、玩耍……离开老家大院,一晃三十五年了。早在离开之前,那棵桃树就已经被砍,在它上面建了房。但在我心中,那鲜亮的红和醉人的香却永远挥之不去。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,有我可爱的故乡。”——蒋大为先生这经年不息的歌声,曾经引起多少游子的共鸣!

我与妻停下了脚步,凝视那始放的桃花,更是感慨万千;因为我们相爱,也是在这桃花初开的季节。如今,四十多年过去了,回首往昔,我们庆幸,桃花年年开,见证并继续见证着我们那永远也不会生变的“山盟海誓”。看着想着,我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“笑什么呢?”妻问。
“桃花红了!”我答非所问。
“是啊,桃花又红了!”妻明白,会意一笑,笑得比桃花还灿烂……

一家人都要去坟前祭祀,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。几十年来,父母的坟垒成了我和家人的精神图腾。

此次迁坟,我心中好生不舍,但大势所趋,必须服从。迁坟前夜,我迷迷糊糊地没睡好,竟梦见母亲笑容满面地为小时候的我扎辫子的情景。长大后我才明白,给小男孩扎辫子是怕他“跑掉”(夭折)。

迁坟当天,天灰蒙蒙的,还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,好似我们一家人怅然的心情。我们带上豆腐、凉粉、糕点、香火等,来到父母的坟前。我面色凝重地跪在地上,敬上一炷香,口中喃喃地说,爸、妈,这次政府建设公路,我们只好将你们移开,请二老理解。然后转身,叫妻子和两个女儿一一磕头。妻子听罢,抽噎起来,两个女儿也跟着哽咽,我强忍悲痛,生怕泪水流下来。带上父母的骨灰,车向新墓地缓缓行驶。

雨过桃花红

□ 朱桂明

一场雨,下得多好!公园里,空气清新,阳光明媚,鸟语叽叽喳喳。我与妻边走边聊,尽情享受这大自然之恩惠。远远望去,大路旁,池塘边,柳条带着柳叶,婆婆起舞。那团团片片的绿,烟雾一般,聚聚散散,影影绰绰,朦朦胧胧。再细看,绿里还泛着红。走近一瞧,惊喜——啊,桃树开花了!花开得不算太多,粉扑扑,娇滴滴,清纯得像少女,妩媚得似新娘。那未开的花骨朵,一串串,一簇簇,鼓鼓囊囊;要不了几天,定是满树春光。

这是早开的桃树,不知其名。桃树之中,最出名的要算“寿星桃”,家里就有一棵,正含苞待放。寿星桃植株矮小,节间特短,花瓣重;有大红、粉红、白色、复色等数个品种。如将数个品种嫁接在一起,开花时五彩缤纷,十分夺目。将其做成盆景,缀以山石,放置家中,养眼养心。寿星桃也能结果,但它的主要价值在“花”而不在“果”。“蟠桃”亦出名,只是它的主要价值不在“花”而在“果”。

人们喜欢桃树与桃花。只要是村庄,就有桃树;只要是庭院,就有桃花。桃树与桃花,甚

迁坟

□ 高晓春

老屋拆迁后,镇上的公路建设全面铺开,社区人员通知我,坐落在屋后的父母坟莹碍事,限期迁坟。

我17岁丧母,将母亲的骨灰盒安葬在离家不远的自留地上;25岁丧父,根据大伯的意见,我将母亲的骨灰盒迁至屋后,与父亲合葬并重新修建坟莹。修建后的坟莹旁,树木葱郁,水流淙淙,落英缤纷。

失去双亲后,我和妻子一道承担起家庭的重担,抚养两个小孩。每当遭遇挫折时,我总习惯于伫立在父母的坟莹前沉思默想。身世坎坷的父亲饱读诗书,教书育人近半个世纪。当我站在他的坟莹前,耳畔似乎又听到了他有关为人处事的教诲,心中那一丝懊恼也便随风逝去,平添了生活的勇气和战胜困难的决心。每年的清明节、中元节和冬至,我们

她是我的朋友,确切地说是我老婆的朋友,但我认识她的时间比我老婆更早些。过去,她在乡镇供销社做营业员。那时粮站、供销社、信用社都是非常好的单位,能够到这些单位工作,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梦寐以求的。她天生丽质,高挑的身材,得体的衣服,一双会说话的眼睛,一张甜蜜的小嘴,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,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眼球,追她的人如同追星一般很多很多,后来她和同事结婚了。

我老婆认识她时,她已经离开了供销社,和我老婆同在一家汽配厂上班,也算是同事吧。再后来,她在小镇上买了房子,和我们是邻居。因而,我们走得比较近,相处得也好。

人到中年的她很有些气质,而且还懂一些数控机床方面的知识,当我老婆还在操作仪表车床时,她已经对数控机床的运用得心应手了。当然,她还善于帮助别人,从不保留学到的技术。为了让我老婆也能熟练地操作数控机床,她手把手地教我老婆怎么样操作,从磨刀、上刀、调距到看表,讲了一遍又一遍,可我老婆就是学不会,没技术也就缺少跳槽的底气,只能呆在原来的厂子里。而她却被人家“挖”走了。

她们虽不在同一厂子上班,联系还是那么地频繁,她一下班就到我们家来玩,谈她厂子里的琐事,谈镇上的新闻,很少听她提及自己家里的事情。有时候,我们挽留她吃饭,她总是固执地拒绝。她给别人的印象是能说会道,又不“犯嫌”,用我老婆的话说,“她热情呢,又没有坏心眼。”所以,我对她的印象特别好。

去年四月份,她在厂子里上班时,胳膊受伤了,医生说至少要休息七八个月。赋闲在家里,她觉得不习惯,便利用这段时间到城里向人家学习卖猪肉的营生。今年春节刚过,她就急切地运作起来。我老婆再三劝她不要做小刀手,剁肉不仅是体力活,还需要一定的技巧,况且生意好坏还是未知数,不比操作数控机床的工作轻松。然而,她的性格比较倔强,通过深思熟虑而决定的事项,轻易是不会改变的。既然如

我的母亲出身小地主兼商人家庭,出嫁前生活在上海,富足快乐。晚年的她曾向小辈“显摆”过,身着旗袍,脚穿高跟鞋,用的是巴黎香水,双妹雪花膏,看戏、看电影,日子甜如蜜。出嫁后,她也过的是“大少奶奶”的生活。解放后,父亲失业,靠母亲支撑起七口之家,重担落在她柔弱的肩上。

起初,母亲靠她一双手为对门单位的年轻医护人员洗衣服,每人每月15元。平常还好,夏天奇忙无比,拎水、洗衣、汰衣,追着太阳晒干。一堆堆带着汗臭的衣服收回来,一件件干净平整的衣服送回去。头二十个人的洗衣收入解决了家中的大部分开支。还不够,就变卖家产度日。

母亲还拎着头二十斤重的铅皮筒卖过洋油(煤油)。干这行当,穿街过巷,到园(菜园)下乡(城乡结合部),沿途还得吆喝:“卖洋油噢!”开始羞于启口,但苦日子逼着她叫卖。每天卖多卖少,全靠运气。从大的煤油店买进,到一家一户门口卖出,利润似针尖削铁。出门、回家时间极不固定,有时趁人家午饭时间推销,回家吃饭第一顿饭一顿晚一餐,以至一度时期头晕心虚。有一天她关照我到隔壁天乐园买几个肉包子,分几天食用,竟然治好了“病”。一双裹过又放开的脚就这样留下艰难岁月的足迹。

后来,我家从焦家巷12号搬到6号。母亲在门口放张桌子,卖香烟、火柴、糖果、“荷兰水”。香烟是“大前门”“飞马”,可以拆包零售几支。糖果大都是本地产的料糖做的,一分钱两颗。“荷兰水”是开水放些色素灌在大盐水瓶

前天,妈妈从老家打来电话:“浩啊,你们清明可回来?”我立即答道:“回,当然回!”

接着妈妈的电话,去年回家祭扫的情景又浮现眼前。那天下班后,我收拾了行囊匆匆往家赶,当我赶到“农工商”时,发现站台满是拿着包准备回家的人。明天就是清明了,他们与我一样,心中涌动着对已逝亲人的深深怀念。

第二天,我们全家与姑妈带着祭拜爷爷、奶奶的祭品出发了。眼前一片明媚,金黄色的油菜花大片大片地图画着乡间的田野,浓浓的芳香扑鼻而来!蓦然发觉,这是久违的乡土的味道!由于爸爸与哥哥在云南工作,所以家祭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。

我走在祭拜队伍的最前面,沿着小田埂向爷爷、奶奶的墓地走去。墓地的坟头恣意长出的青草在春风中摇曳。经过一番劳动,墓地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们把带来的贡品在墓碑前一一摆放好,依次磕头行礼。

看着随风飘散的灰烬,我想起了小时候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的幸福!在爷爷、奶奶的疼爱、呵护下,我度过了幸福而充实的童年。尽管那时

朋友的肉铺

□ 韦志宝

此,作为邻居和朋友,唯有依着她的实施方案,给她以帮助与支持。她想要一个剁肉的砧板。她没有直接找我帮忙,而是通过我老婆给我布置任务。如果是切菜的砧板,很容易办到。置办一个剁肉的砧板可就不容易了。这种砧板必须是圆柱形的,直径要大,材质要硬,高度还要与小刀手相匹配。当时我也没有重视这些细节,选用白果子树锯了一块很厚的板子,其特性要比切菜的砧板强多了。谁知她见到后十分不满意,还对我发了脾气。我觉得很委屈,她有什么理由责备我?可冷静下来想想,砧板是肉铺必备的工具,剁肉、剁骨头全靠它。马上就要开业了,这么一件重要的工具还没到位,换谁都会着急。于是我想方设法赶在开业前将剁肉的砧板置办到位。

我想到了经营树木生意的同学,马上向他求援。当我将砧板运回来的时候,正好下雨,又遇到电动三轮车没电,只能走一路推一路,汗珠加雨水,弄得我全身湿透,精疲力尽。

肉铺开张那天,我给她发了一个红包,祝她生意兴隆,但她没有接收红包,只是对我的祝贺表示感谢。由于她没有将消息透露给亲戚朋友,因而没有鲜花和喜庆氛围,过往的行人也不会注意到这家刚开的肉铺。倒是附近的居民突然见到肉铺的招牌,出于好奇驻足观看一番,却很少有人买肉。面对这种局面,她没有丝毫气馁,反而乐观地说,“万事开头难,以后会越来越红火的。”我很佩服她的胆略和勇气,更加想用实际行动再帮她一把。我将她肉铺上剩余的猪蹄和排骨全部买了回来。她问我干嘛买这么多,我骗她说,猪蹄是单位食堂委托我买的,排骨是我自己买回去吃的。付钱时她退给我10元钱,说是薄利多销,现在少赚钱,为的是培养老顾客。看来她还真有一套经营策略。

一个中年妇女,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,敢于挑战不可能,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实现了华丽转身,由普通车工变身肉铺经营者,我敬佩她的执着追求和进取精神。

缅怀母亲

□ 陈其昌

中,然后又吊在家里井内冷冻,再倒在一个个小玻璃杯里,一分钱一杯。甜甜的糖果改变不了我家苦涩的生活,多彩的“荷兰水”也增添不了我家生活的色彩。

后来,迫于生计,母亲去做保姆。做保姆是要看主人脸色的,想不到的是她都遇上了好人。

最早是在泰兴人陈法月家中做保姆,主要是带几个月大的孩子,回家吃饭,一个月15元。母亲主动帮主人做家务,洗汰缝补,样样都来,双方相处和睦。大约一年多后,陈法月举家迁回泰兴。为帮助照料小孩,照看物件,母亲又特地送回泰兴。返邗回家,正当深夜,大门距我们睡觉的地方甚远,她敲门很久,无人开门,最后夜行人帮助撬开大门才得以进屋。她的含辛茹苦换来了我们的美梦香甜。

然后是在孙明琴、张卓民家做保姆,在他们家管吃管住,每月18元,从大儿子张瑾、二儿子张璇到三女儿张玲,一直都是母亲带。双方相处融洽,亲如一家。大人喊:“陈大妈妈。”牙牙学语的伢子也叫:“陈大妈妈。”直到我参加工作,母亲才不做保姆。双方来往依然密切,张玲的婚事还是妈妈介绍的。

其间,我因肺结核吐血辍学,母亲把她心爱的大床卖了183元,为我治病,使肺病病灶较快得以钙化。

母亲晚年小脑萎缩,1995年腊月二十四日跌了一个跟头,从此卧床不起,直至次年八月初五去世。主要是我的爱人和两个妹妹照料处理。我成天忙于工作,现在想想十分愧疚,这是终生无法弥补的憾事。

上坟

□ 徐加浩

没有巧克力,没有“果篮多”,但是一小块麦芽糖就能让我与哥哥兴奋老半天。在我7岁的那年冬天,奶奶不幸离开了我们,但是奶奶留给我的记忆一直那么深——她高高的个子,喜欢盘一个发髻,她待人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。她烧得一手好菜,所以,当时整个村子,谁家有事,都喜欢请她掌勺,她是有求必应。我每次都是闹着随她一起去,口福自然不浅。

在我11岁的那年春天,爷爷不幸也去世了!他在世时,喜欢读书,听人说,他曾做过私塾先生。难怪,在我的记忆中,他总喜欢每天泡一壶茶,搬张小凳子坐在家前屋后的树荫下,悠闲地去读他的圣贤书。儿时的我特调皮,但我犯了错,爷爷总是耐心地教育我,少见他训斥我。夏天,那时没电视,爷爷总是摇芭蕉扇,让我在凉爽的清风中踏实地睡上一个午觉,然后,醒了再精力十足地与小伙伴们玩耍……

在祭拜的队伍中,二姑妈的岁数最大,84岁了。她虔诚地跪在爷爷、奶奶的坟前,满是愧疚地说:“爸爸,妈妈,我岁数大了,走不动了,明年不能再来给你们上坟了……”看着二姑妈满头散落的白发,我的眼泪不禁落了下来。